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龜巢稿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張元愷

龜巢稿卷十二

元 謝應芳 撰

詞

驀山溪 建問至正丙申歲作

無端湯武弔伐功成了賺盡幾英雄動不動東征西討七篇書後强辨竟無人他兩箇至誠心到底無分曉

髑髏消地天也還知道誰解挽銀河教淨洗乾坤是好山妻笑我長夜飯牛歌這一曲少人聽徒自傷懷抱

沁園春　丁酉春寓堠錢氏寫懷

冷笑班超要覔封矦棄了毛錐看今來古往虛名何用朝榮夕悴浮世堪悲老我衣冠傍人籬落賴有平生鐵硯隨西莊上對溪山如畫鷗鷺忘機　相逢喜得新知更不用黄金鑄子期把胸中磊磈時時澆酒眼前光景處處題詩輕帽簪花柔茵藉艸時復尊前一笑嬉沉酣後任南山石爛東海塵飛

滿庭芳

玉雪梨渦錦雲桃扇紫簫雙鳳和鳴舭船初棹烟繞博山青最喜清和天氣綠陰静梅雨新晴高齋裡馬融書帳風捲絳紗輕　華年纔幾許培風健翮曾試修程偶歸來林下閒聽松聲笑道葵花似我芳心在向日長傾黄河水如今重看朝暮還清

沁水曲

四海烟塵一棹風波經行路難幸兒孫淵眼布帆無恙夫妻白首青鏡猶團笠澤西頭碧山東畔又與梅花共

歲寒新年好有節紫村酒薺菜春盤　傍人莫笑儒酸已爛熟思之不要官任伏波强健驅馳鞍馬磻溪遭遇棄擲漁竿霜滿朝靴雷鳴衙鼓何似農家睡得安閑時裡喚山童把醆野老交懽

自和

雪壓新年花開想遲鶯來甚難喜盃有屠蘇春風灔灔盤餘苜蓿朝日團團六十年來尋常交際江海鷗盟總不寒移家處每涉園成趣居谷名盤　忘情世味辛酸

但吟得新詩勝得官儘教我低頭三間矮屋從他高步
百尺危竿白首無成蒼生應笑不是當年老謝安琴書
裏且消磨晚景受用清懽

又和

竹與梅花偃蹇氷霜堪稱二難我依梅傍竹借人茅舍
唫風弄月坐箇蒲團梅様精神竹般標致遮莫清癯未
是寒嶜門外一湖春水似拍銀盤　昔人恨橘多酸我
只笑青松也拜官每醉時低唱滄浪一曲閑時高卧紅

日三竿兒輩前來老夫説與梅要新詩竹問安餘無事只麄茶淡飯儘有餘懽

蘇武慢

蘭雪衣衿芝雲冠佩咳唾動成珠玉芳草萋迷蓬萊杳渺皎皎皎白駒空谷濯髮滄洲怡顔芳樹樂甚優伶絲竹問天生湖海元龍豪氣肯令消縮　君不見三陸聯芳三蘇接武聲動九重華屋天上碧桃日邊紅杏真足快人心目拂袖東膠出門西笑莫戀故園松菊看濁河流

水重清齊唱太平遺曲

滿江紅

恠底春風要將我船兒番覆行囊裡是群公相贈數篇珠玉江上青山吹欲倒湖中白浪高如屋幸年來阮籍慣窮途無心哭　歸去也缾無粟吟嘯處居無竹看造物怎生安頓老夫盤谷第四橋邊寒食夜水村相伴沙鷗宿問客懷都有幾多愁三千斛

一剪梅

一色蒼髯雨阿翁年也相同月也相同六年湖海共飄蓬烟也溟濛雨也溟濛　移家今住葑門東朝也相從暮也相從何當歸隱舊山中桃也春風李也春風

風入松　寄朱原道為生日賀

梅花折去一枝春人在太湖濆天生襟度容江海每開尊坐客如雲此日醉看蓬矢吾兒應吐華茵　湖光山色淨無塵魚鳥揔情親姑蘇城上遥相望見湖山如見伊人綠髮年華全盛白眉聲譽方新

又

歲寒心事舊相知相別去年時如今重覩春風面比年時消瘦些兒天上玉堂何在人間金鼎頻移　風塵不染素羅衣脉脉倚柴扉桃根桃葉爭春媚儘教他濃抹胭脂老我揚州何遜隴頭誰為題詩

金縷衣　袁叔度新居

卜宅椒園裡響丁丁風斤月斧杏梁飛起窻戶青紅烟樹綠焜燿碧山鄰里雞共犬也知輪美燕子飛來堂下

舞似輕盈掌上人堪喜更可愛新桃李　長洲水接松江水好秋風鱸魚蓴菜葑田菰米豔屋神仙羅綺楚舞吳歌娱晚景肉臺盤春筍供甘旨五馬貴未足擬

沁園春

脫屣紅塵移家碧山娑羅樹邊有兩兒冠帶眼前騰踏諸孫文采膝下聯翩石几焚香氷甌滌筆重註羲經得異傳餘無事但觀雲默坐聽雨高眠　龜巢幸與相連飲湖水清如飲菊泉問絳人甲子今踰四百皇家鍾乳

何用三千銀艾忘情玉枝無汗一味清閑足引年升平也看天恩賜帛雪髪垂肩

西江月

老大無人青眼凄涼奈爾黄花秋來盃勺斷流霞兀對江山如畫　夢裡去尋東老覺來欲喚西家山童若説未能賒報道點茶來也

風入松

青龍地煖土酥香雁玉似崑岡可憐不入瑶池宴倒氷

壺風味淒涼忽憶故園時序春盤春酒羔羊　青絲生菜韭芽黄銀縷染紅霜桃花人面柔荑手酒微酣犀箸頻將鞞鼓一聲驚散六年地老天荒

西江月

緑樹雲林窅窕青苔石磴縈紆兩人林下曳長裾應是山中巢許　空谷似聞樵斧危橋不度徵車誰來為我借茅廬來與白雲同住

南鄉子

四野接平蕪一曲清溪似畫圖燕子日長溪館靜菰蒲風灑軒牕暑氣無　林叟話樵蘇相送東橋日已晡啼鳥不知人禁酒葫蘆教我提來何處沽

摸魚子 早春作

看東風柳摇金縷精神頓美如許獨憐老我雙蓬鬢無復少年張緒桃葉渡任山水清妍可奈非我土借人茅宇但有客相過清茶淡話閒與論今古　傷心處客去卧聽鼙鼓看花渾在烟霧姑蘇臺榭笙歌散麋鹿又如

前度誰悮教無限蒼生命墮顛厓苦兼葭洲渚賴有箇扁舟一竿釣竹相伴閑鷗鷺

水調歌頭 中秋言懷

戰骨縞如雪月色慘中秋照我三千白髪都是亂離愁猶喜淞江西畔張緒門前楊柳堪繫釣魚舟有酒適情興何用上南樓 擐金甲馳鐵馬仕封侯青鞋布韈且將吾道付滄洲老桂吹香未了明月明年重看此曲為君謳長揖二三子傾為覓菟裘

憶王孫

銅駞泪濕翠苔茵落地花如墮玉人可是東君不惜春

問花神海變桑田幾度新

又

齊雲一炬起紅烟頃刻烟消事已遷折戟沉沙月爛然

問祈連安得河清億萬年

水調歌頭

秋色淨如洗南極瑞光多秦桂山中隱者弧矢掛烟蘿

野老敲門看竹珍重主人留客呼酒瀉金荷為問春秋多少笑道明年六十勲業竟蹉跎　萬鍾禄千駟馬待如何洛陽城市又看荊棘卧銅駞且喜堦庭玉樹五色鵷雛俱好對此琴瑟和一曲華胥引雙鬢雪兒歌

洪武元年秋余卜居千墩嘗作水調歌今也人事乖違欲還故里故復和前韻以述其情并以留别吳下諸友時三年六月初也

牙齒豁未久老氣尚横秋買得歸畊黄犢兒輩幸無愁

相近六龍城下只在三家村裡結屋小如舟倚樹覽山色且免賦登樓　看官爵都不似醉鄉侯里翁閑話便同學士坐瀛洲寄語東呉朋友乘興能來潙浦艤棹聽漁謳無酒不須慮解我破貂裘

滿庭芳

麈拂風生薫爐烟裊劇談天上人間馮夷擊鼓白鳳舞崑山驚倒五陵年少聽三老口角鳴湍江南好梅前菊後天氣帶微寒　客來雖話別重歌舊曲不是陽關笑

閒雲似我時去時還最喜烽烟盡熄青天淨一鏡團團

重來也尋盟鷗鷺訪竹問平安

點絳唇 初度作

七十年前抱麟虛負雙親夢一襟空洞生世曾何用

老我東門瓜也無心種松醪甕瀉如鉛汞時與漁樵共

二

海上歸來鬢毛枯似經霜草薄田卅少茆屋園池小

三子犁鉏三婦供蘋藻村居好兎園遺稿是我傳家寶

三

弧矢休懸舉杯聊適棲遲意明朝冬至有酒還沉醉堪笑神仙要作長生計人間世金烏西墜難把長繩繫

四

老眼猶明著書未了餘生債客來休怪淡飯黄虀菜踏雪觀梅清興依然在南門外夜來尋戴扶醉馱驢背

五

點檢龜巢素琴絃斷餘何有夫妻白首相敬如賓友

三四孫兒五色斑斕袖梅花酒為翁稱壽羅拜爹娘後

沁園春

借問黄花過了重陽如何始開為客中陶令逢他初度尊前杜舉要我相陪十日秋香百年晚景一笑今朝酒莫推風光好正涼生沆瀣净洗氛埃　胸中華岳崔嵬下筆處長江滚滚來且折花簪帽劇談清事引盃看劍聊遂幽懷健翮低雲脩鱗蹭蹬人道公非百里才還知否那黄河清也白日悠哉

水調歌頭

六載遠相憶一日似三秋别後雪添蓬鬢著述遣窮愁閉户欲尋安道溪上片帆飛去興盡復回舟明月出東海隱約見瓊樓　喚龍伯擊鼉鼓舞陽侯何時杯酒重歌蘆葉舊汀洲多謝寄來雙魚白雪陽春數曲為我和巴謳什襲付兒輩好學製弓裘

南樓令　壽陳縣丞

赤手拔鯨牙長安早看花藹春風百里桑麻柳色宫袍

銀東帶親受錫玉皇家 鼉鼓報早銜桑弓掛緑蛇拜雙親杯捧流霞只恐哦松哦未了天上去又乘槎

八聲甘州 為友人贈醫士

喚嫦娥白兎下蟾宫玉杵擣玄霜自焚蘭古鼎心融靈素默契岐黄不假殘膏賸馥時俗共傳方用我上池水遍洗膏肓 家住六龍城裡有舊家風月三徑蒼筤更一林新種紅杏暖生香問年來活人多少只囅然微笑說尋常誰能為寫成佳傳汗竹流芳

滿庭芳 夏五雨窻言懷

十里橫山一灣流水東洲蕞爾孤村移老田舍山水對衡門老我無能為矣犁鉏事付與兒孫湖田上黃梅雨足蛙黽鼓聲喧 親朋三四老鬚眉雪白言笑春温每攜手相過清事閑論坐挹山光水色茅柴酒傾倒匏尊章臺路馬蹄塵土不到紫苔痕

又 和寄江叔廉

雞犬相聞溪山如畫梅花只在前村逍遥杖屨不過翟

公門前度春風已先對芳艸還憶王孫長安市看花人
去車馬正爭喧　向來東海上水南水北如石如温念
鷗冷詩盟何日重論老我蓬蒿三徑開懷抱賴有琴尊
公知否蕭齋雨漏四壁篆書痕

菩薩蠻七夕作

鋒稜磨盡方藏拙老懷羞對天孫說風葉動清商依稀
似九章　飄蕭雙鬢雪卧看彎彎月月缺有時圓人無
再少年

水調歌頭 再和前韻

青白既生眼皮裡有陽秋誰信近來懷抱汩汩泥窮愁昨夜僧房聽雨如在瀟湘夜泊欹枕卧孤舟無復少年日解佩醉秦樓　更休説爛羊尉爛羊侯三山湖上如今田舍住東洲澒洞十年金革蓬勃一襟塵土白雪向誰謳濯足芙雲水披我老羊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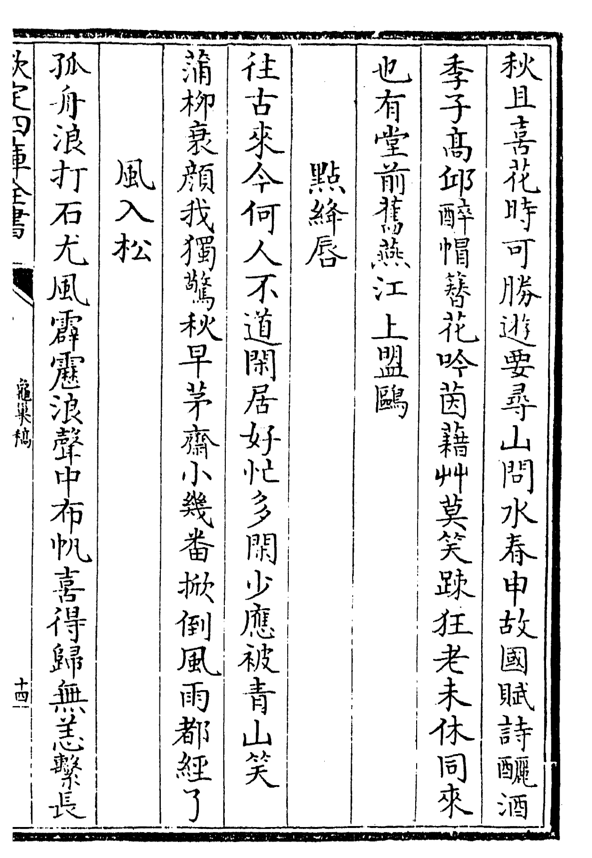
又 代陳氏謝徐孟銘

玉杵擣靈藥丹鼎養芙蓉城市山林小隱家住驛橋東

況是南洲髙裔更飲上池真液氷雪𤇆心胷醫國手初試在處起疲癃　種隂德方寸地繼㒜翁活人多少滿林新植杏花紅遮莫南山石爛又復瀛洲水淺都付笑談中刮目看麈表黄鵠駕天風

沁園春寄張希尹兼簡劉小齋劉熈載

憶昨秋風送書畫船過楊柳洲把錦囊傾倒燈花共喜棹歌歸去詩艸仍留坐榻髙懸家童偶語此客尋常頗見否襟懷好比子猷尋戴别樣風流　别來一日似三



秋且喜花時可勝遊要尋山問水春中故國賦詩釃酒
季子高邱醉帽簪花吟茵藉艸莫笑踈狂老未休同來
也有堂前舊燕江上盟鷗

點絳唇

往古來今何人不道閒居好忙多閒少應被青山笑
蒲柳衰顏我獨驚秋早茅齋小幾番掀倒風雨都經了

風入松

孤舟浪打石尤風霹靂浪聲中布帆喜得歸無恙繫長

橋開似漁蓬蛟渚如今寂寂鷗波依舊溶溶　秋花開到鴈來紅金菊對芙蓉一襟磊塊都澆去飲紅灰如飲黄封睡到日髙三丈從他衙皷逢逢

點絳唇

彩翼雙鳬寄來一幅天機錦闕　絶品將意何勤恁闕歳晚空山不怕氷霜凜西風緊便添袍緼被徳吾無隱

八聲甘州

記年時東走避風塵隨處覔桃源偶相逢一笑緱山西

畔喬木參天百尺元龍樓上許高眠鼓我匏巴瑟魚鳥欣然　每日春風池館有竹林諸阮醉袖聯翩要簪花捧硯常挾兩飛仙又安知桑田變海竟飄零老去雪盈顛綈袍外故人餘意肝膽雕鐫

滿庭芳三闋

神仙有無安居華屋即是蓬壺榴花也學紅裙舞燕雀喧呼水晶盤餕供麟脯珊瑚鉤簾捲蝦鬚吹龍笛擊鼉鼓年年初度長日儘歡娛　風流醉翁蹁躚舞袖窈窕

皷童琵琶要與知音共換羽移宫玉蓮杯將酒供金蕉盌歸厨凍歡聲哄年年醉中岸幘藕花風　横山翠屏藏龍古井走馬長汀四時花竹多風景勝似丹青好皃郎天生寧馨好時節日見昇平氛埃净年年壽星光照望雲亭

水龍吟

舊家金谷園林盡隨海變桑田了一灣流水一林修竹苑裘將老瀟灑軒窻波光隱映筆床茶竈但溪無六逸

林無諸阮誰相與論懷抱　不用滄洲洗耳聽風前此君清嘯黄金臺上儘教塵土騁車爭道魚鳥情親漁樵邂逅不時談笑看古來行路難行真箇是閑居好

賀聖朝

吳淞舊雨相隣住喜復來今雨那時同遇十年艱險劍頭炊黍 缺下調

滿江紅

舊約尋梅蹉跎過小春時節忽隴頭人至一枝先折喜見春風顏色好縞衣不受緇塵涅把十年湖海舊相知從頭說　三江上滄洲雪千墩下珠林月似許詢支遁總皆清絶重看青山攜素手此情方觧相思結待滿湖氷泮柳風輕孤舟發

沁園春

笠澤東頭翠竹漁莊滄洲釣船看三江雲浪宛然圖畫一篷風月隨處留連巨口鱸魚團臍螃蟹坐飲蓬牕醉

即眠蒹葭畔不收答簹意若忘筌　向來四海戈鋋好戰艦都成赤壁烟笑癡兒航海空尋蓬島漁郎失路漫說桃源漚社盟寒歌聲斷烟水寥寥數百年玄真子有家傳舊曲重扣吾舷

鵲橋仙

青年去了青衫破了舊日青氊無了一時清興未能除說與故人知道　春花春好秋花秋好每日看花尤好人生沽酒買花錢消得杖頭多少

一剪梅

崑岡火烈去年時玉也灰飛石也灰灰飛鶴長鳬短總休提善有天知惡有天知　今年快活保妻兒歌也相宜舞也相宜揮金如土醉如泥休負佳期莫負佳期

又

東風吹醒老梅枝南也芳菲北也芳菲月明半夜五更時笛也爭吹角也爭吹　青松澗底獨離奇寒也誰知煖也誰知老夫聊為一嘘欷梅也題詩松也題詩

又

一天和氣盎春暉桃也芳菲李也芳菲若教風打雨淋漓紅也塵泥白也塵泥　花前把酒插花枝歌也相宜舞也相宜鶴長鳧短總休提長也天知短也天知

江城子

去年今日瀉天瓢水滔滔斷藍橋阻我群仙鸞鶴赴蟠桃獨有商羊偏喜雨跳且舞上山椒　今年南極見丹霄射金蕉瑞光搖澆去胸中磊塊儘酕醄莫厭琵琶彈

舊曲長聽取鬱輪袍

龜巢稿卷十二

龜巢稿卷十三

元　謝應芳　撰

行狀　誌銘　贊　箴

故伯母行狀

從母姓鄧氏諱某常州武進縣曹坊里人也年十九我從父諱文正娶為妻動遵禮法事舅姑甚謹姑晚歲失明每飲食必相之徹而後退平居雖甚寒暑服勤女工每夜分而后寢至元乙亥天兵南下以常州未平駐師

京口遊騎往來居民多避地他徙吾謝氏居城西烈塘以世業不忍去置東西實門募丁壯守之騎不能入然人情恟懼母自以少艾恐遭俘略嘗謂娣姒等曰設不幸為北兵所虜將若何衆皆曰茍無所逃惟聽命耳母獨毅然曰吾寧自死誓不受辱是年五月八日騎者二十餘輩攻里門甚急衆不能禦遂奔潰攻者火其廬虜從母及隣婦數人遭係累而去行臨漕渠母乃潛脫其馬棄簪珥於道傍投水而斃時南岸蒭𦳝之中有竄伏

者見之已而來告求其屍果得嗚呼吾從母不屈而死者于今七十年矣應芳為兒先子屢嘗語之今諸父六人俱無嗣不肖苟不白其事是泯其潛德謹錄先子遺言狀其行如右惟當世立言君子賜之著述則從母死且不朽謹狀

王佛子行狀

王佛子諱彬字文甫常州武進人往遭亂譜系喪失弗究其先所自考從龍當至元乙亥天兵南下家國殲焉

常旣内屬繼室以張氏養子晉數年而生君君潔白端好父珍之六歲即延師教于家君性敏慧善記誦明年生痘疹疾時已授孟子書恐為同業所先數號泣白其母母曰兒疾旦暮且愈以兒强記之資寧懼弗及乎殆不能釋用是致眚一目稍長事親孝與兄質無間然者未冠經營家事率有條理公私内外咸便之居無何貲用益饒父母終每遇時祀追思飲泣曰向吾豐殖計裕親也親今亡矣多蓄奚為願傾貲之半以施于佛祈助冥

福再涉南海禮補陀山君憫其以報親為心而弗疵云
及兄歿喪葬亦如禮至是與兄同居者七十年矣平生
慕馬少游之為人好閱古書中孝友陰相事然性剛直
人有過面折不少貸每旦起立畢幼庭下畫授鉅細事
大要歸信讓勤儉子孫少有不及必加誚責待其兄之
子若孫殊覺寛假常勵之曰吾非爾宥也茍怠吾事行
且罪及凡子輩愈趨事以勤食指幾數百緦服同爨歲
時頒賚及嫁娶品式至于服食織嗇皆均一無私家庭

之内肅如也晚築遐觀樓以延賓客多敘時流名輩相與婆娑嬉遊諸子姓因得磨礲浸潤亦醖藉可愛佛子方少時有里人夜為盜家隸獲將殺之君力救免且戒隸勿言後數年其人臨終時自語其子使毋忘焉聞者或以是詰之終于不言同母二妹其一嫁邑人姜氏生二子至正間其父子俱為讎家誣陷抵獄吏鍜文垂成如律乃惻然為援之遂脫其死餘親故藉其力以排患難亦多類此故鄉邑倚之若長隄鉅防之於湍流狂瀾

云若隣里貧而病者每助醫藥之資且常置棺置別墅有不能斂者則與之或乘馬出入遇負戴者雖少長亦引避田間見耆老必下馬相勞苦以為常故鄉人號為王佛子浙西以田賦為重州縣吏以其家租入之多命為正首徭役殆無虛月然按文應需之外課戒子姪毋以毫髮横擾細民人賴以安仰之幾如父母橋梁溝洫不待官府督責而豫自辦集公私兼濟其利亦以此自勉也至閑暇時委家事諸子姪携一二朋舊問丹陽道

過句容臨白下陟鍾山冶亭之杪徘徊徙倚訪六朝遺跡揖臺閣清氣或入吳抵錢塘覽湖山勝槩悠然忘歸此又其高致而人少能知者至正十二年十月紅巾據常時佛子方臥疾于家賊衆坌至盡掠其所有意恐為里人禦奪發倉廪誘之皆不至賊縱火乃為撲滅已而賊誅君疾適愈起召里人嘉勞之明年春正月卒于家年七十二子庭玉等以其年二月葬君于直瀆新阡送者千餘人多哭之慟皆曰善人亡矣妻丹徒周氏生子

男三人長庭芝蚤卒次庭玉次庭槐女二人長適丹陽周氏次適吳門金氏妾周氏生子庭梧孫男曰敏曰政曰孜俱有室餘尚幼兄之子庭桂次庭椿其子尤夥某與佛子同里閈且辱招致教其子孫者十餘年故知君為詳謹狀其行實以俟當代立言君子撰序次第期示不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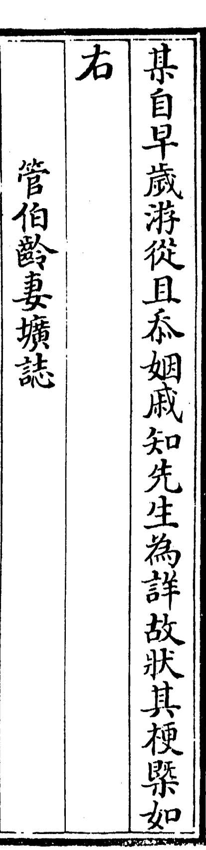
故處士存心陳公行狀

曾祖諱文表宋蕪州司户餘缺祖諱霆轟宋從政郎行

國子錄餘缺考諱聖澤字容軒宋承節郎提刑提舉司
奔牛酒庫提幹陞提刑司簽幕兵馬鈐轄朝奉郎常州
通判賜緋銀魚袋帶行都督府機宜文字先生諱師可
字伯大自號存心老人通判公之第三子也宋末父居
官常州武進縣奔牛鎮宋亡而元遂為武進人母綦氏
先生生至元十五年戊寅不數歲能通孝經論孟大義
父常問之應對如流然天資醇朴不尚文藻既長當路
者多薦辟之皆不就孝奉二親於喪事葬祭罔不如禮

其弟振可父命爲同邑張總把後蒙可贅盧莊金氏後
振可頗豪俠先生數勸止之然其好賓客接後進飲食
教誨送往迎來亦不減乎其弟也平居坐蒲石軒觀盆
池小魚洋洋自得曰魚之樂猶吾之樂也或小飲微醉
歌安窩先生之詩擊節嘆賞晚年家居爲童子師無賢
愚貴賤但内拜則進而教之束脯之禮不計其孰有而
孰無也元末草竊蜂起鄉里有不可得而居者挈家依
無錫東膠山安氏食指數百恬不爲憂蓋人多知先生

為有德之士供具不絶既而鼠輩旁午乃轉徙蘇州城
西先生及妻康氏相繼以病而歿先生享年八十有一
妻年若干窀穸未幾拱遇世變環城數十里河隍變遷而
大明開天矣先生初娶陶氏生子曰以仁先卒繼室康
氏子男四人長曰㫖次曰㫖娶㫖氏孫男三人長曰融
娶丹陽陳氏次㫖俱幼洪武巳巳冬葬二親衣冠於唐
原祖塋之側嗚呼先生生死始終兩遭兵變不以艱危
虧事親之禮不以困乏失守身之節存心之號不誣也



其自早歲游從且忝姻戚知先生為詳故狀其梗槩如

右

管伯齡妻壙誌

張氏諱其蘇州鐵瓶巷人也性聰慧女工多不學而能其精巧有過人者父母鍾愛擇配遠邑得處士為儒族名家子厚嚮裝而嫁之事舅姑能盡婦道凡祭祀賓客在中饋所當為者為之靡不中節鄉閭則之男女婚嫁之禮亦然生子男二人長曰嗣娶同邑宋氏次曰繼娶

陳氏從軍某州三女長妙真適方氏次淑真以真所適
皆里居嚴氏孫男三人長顒娶周氏次仰充皆幼孫女
一人適史氏曾孫女二人長復奴早亡次孝奴在幼自
處士歿丁時多艱憂患在牀褥者幾年某年月日病卒
享年若干某年月日封窆與處士同穴毘陵謝某嘗居
為隣故知其槩如此云

義士吳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輒字中衡其先會稽人祖某元浙江省醫學提

舉居官杭城因家焉考某妣某氏某年月日生先生性聰敏過人初家塾之師授以孝經論孟即暗誦如流成童通醫書内經奥旨餘如脉訣歌活人書等多熟焉至如吹洞簫鼓琴瑟舞劍皆不學而成其志若有不屑于醫者元末多故南臺某官穆爾古蘇公知其才名爲慕賓方欲力薦之而穆爾古蘇公以他事被讒落陷穽中公懼禍波及之變姓名挈家海上久之乃賣藥以養其親長洲故交趙執中舉家病疫隣里無相過者獨幼兒

應門先生過其家呼厥子入視皆以藥飲之數日而愈後執中父母妻子跪拜奉幣而酬之先生固辭曰朋友患難不相救乎進士某縣丞俞某患軟脚疾先生憐其貧往視之曰可療但餌藥三兩月方愈俞言無藥裹之資先生曰君有此則吾豈為不速之客乎後如期而安其報禮亦毫髮不受或問俞之交非趙氏比何同然耶先生曰斯人有可用之才使得存為世而用之不亦可乎凡貧居有一才一藝求醫而醫可者皆然故吳人翕

然以義士稱之然吳江富人有沈姓者遣幣招致及門其主人方事巫禱先生乃飄然而歸翌日沈氏復重幣固請先生終不赴而返前幣焉凡如此者亦多矣或譏其縶傲弗辨也平居能孝奉二親親歿則廬墓終制化行於家妻某氏事舅姑亦盡婦道先生于大明洪武某年甲子終于家享年若干葬崑山縣石浦考塋之側先妻某氏生子曰集後妻趙氏無子皆先卒其子某以余父執知其親為詳請誌其墓故述其梗槩如右銘曰時

不利志不遂假方技行吾義全是身報厥親骨雖朽名弗湮於乎蒼天德哉若人

管伯齡墓誌

先生諱壽昌字伯齡蘇州府崑山縣人也祖諱某宋開寶中以詞賦領鄉薦考諱某遭宋革命遺逸而終生處士于元之皇慶四年某甲子某月某日氣質清秀不數歲能暗誦小學四書通大義既長為學道書院訓導諸生悅服文譽蔚然越二年以病請告踰百日而歸自是

年益長而學益進善屬文尤工於詩泗橋杜玉泉氏招
先生以教諸子時玉泉以詩鳴花朝月夕更唱迭和其
詩如元白而不俗郊島而不寒不瘦也館穀凡二十餘
年玉泉歿而教授于家學徒愈盛如歌後鄭五華及緇
衣黄冠能詩者咸與之游有古儒之遺風焉大明洪武
某年月日卒年七十有六葬某娶某氏生子男二人長
曰某經鋤養親次曰某從軍某州女二人嫁里中嚴氏
孫男女若干於乎先生抱俊逸之才負髙尚之節齊名

尚志超然晏居有詩文二十餘卷曰尚志齋集藏于家辭藻之名縈于軒冕誌其墓者毘陵故交謝某也

墓誌銘

黿巢老人姓謝氏應芳其名子蘭字早從其親閒譜系世居開封多顯貴六世之祖武進尉東西謝莊族滋熾大父别業烈塘涘生男七人一進士遭宋革命家乃燬煙滅灰飛三百指舊家奕世盡憔悴頼有僊親路而起四男一女同遺體男皆吾兄女吾姊伯兄早歿孤藐爾

二仲及顋竟無嗣我生迂踈昧生理妻任井臼畜三子木也左右奉菽水曰林曰森伯為禰七孫惟塏冠而儼坦垣成童餘幼稚商周興亡陵谷巽舉家幸獲全生齒干戈十年浮海避强名𪚥巢等游戲還鄉無復舊閭里築室横山墓山址春秋虔庋八十二著書數篇而已矣府公遺石誌丘寋聊爾云云叙終始大明洪武十年歲次丁巳七月十一日病中口授友人江陰張端

吳處士妻墓誌銘

逸菴處士之妻姓曹氏諱某崑山人享年若干後處士若干年卒吳俗尚佛事死者火之其子輒卓然能矯俗之弊以禮葬石浦之原與處士同域時某年某月某日也毘陵謝子蘭與處士有通家之好處士屢嘗語蘭曰吾妻性柔慧早歲在父母家精女工事親以孝謹聞既嫁而主饋奉嘗靡不適舅姑意顧予性嗜酒喜讌賓客語多滑稽賓退每相規焉及其為母教輒與女皆有矩度教輒婦亦如之然平居言笑雖連屋之人未嘗聞也

輒負氣節以剛直多與物忤母常戒飭之不敢肆微如藏獲御之亦盡恩義凡如此類其姻戚比閭之所稱無間然者今輒以蘭知其母之詳乞為銘蘭于是紀述舊聞使後之為女為婦為母者儀之則其死猶無死也銘曰淑德之全德容靜妍玉溫潤而栗然其生也天永其年其歿也人稱其賢又奚卹彤管之無傳乎

騋孫墓磚銘

龜巢謝第六孫名騋孫生三歲而能言父口授周南關

雎等篇立能成誦余愛之意他日可業儒以繼先世甫五歲以痘疹死時洪武十一年三月十有三日也翌日瘞潞城之原余乃哭而銘之曰茁而折鷇而䴏造是物者何滅裂

張處士墓誌銘

處士諱功懋字實甫蘇州崑山人也先世多顯宦譜牒具存考諱應辰不樂仕進居鄉里為鄉之善人母曹氏生君之日世方中微君丱歲即斡蠱有所樹立既孤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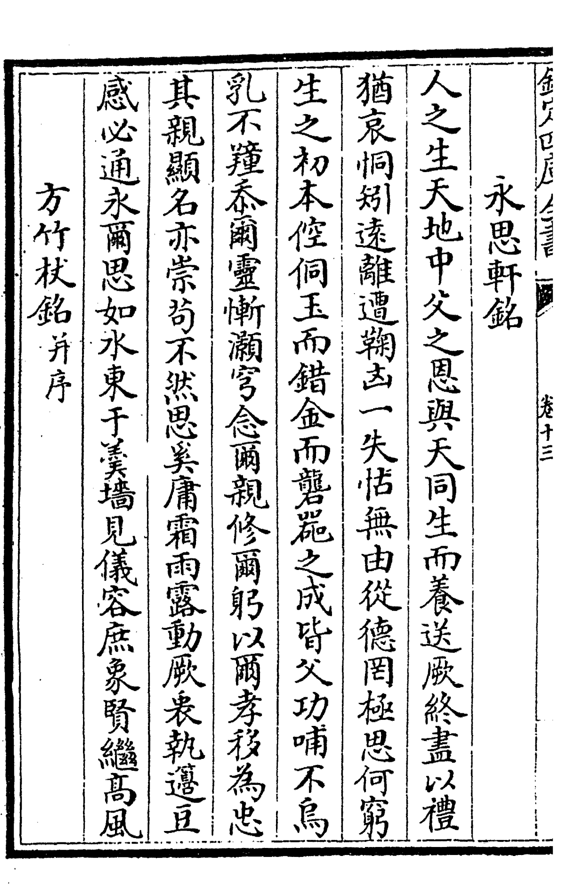
母氏極甘輭之奉鄉人稱之母歿而家益肥中歲畢婚嫁事即以家政授二子而子又能豐其殖焉君乃構佛廬于先人墓左以奉祀事仍與僧日居之故四方浮屠師多與之游平居月齋十數日卉服蔬茹泊如也旦則持佛書諷誦畢乃戟手向天聲謝其意若曰吾之所以得此者皆天也不敢忘也施僧之餘賙窮乏或周之然奉身寡約始終一致自號守齋蓋以此耳吁其亦可謂有恒者歟妻沈生子男四人長曰天麒娶邑人金氏再

娶姚氏次天麟娶朱氏次天佐出贅同邑夏氏先卒季天佑贅嘉禾王氏而歸女四人曰妙善妙清妙靜妙智皆有家而妙清早世孫男曰繖娶倪氏曰絅未冠孫女曰真曰善曰因曰寧皆得配曰瓊英曰玉英尚幼處士春秋六十有九洪武元年五月十二日終于家明年五月二十七日瘞祔考塋其子天麟乞銘于毘陵謝某而某久客吳下且知處士銘曰始蘖其櫱卒蕃其枝惟根于天者弗移曰德之恒予是以銘之嗚呼其止于斯兮

方寸鐵銘

天地為爐陰陽為炭鑄方寸鐵非栁下鍛剛不可屈堅不可磨侯堅侯剛利用實多仝欲以之刻食月蟲璟以執政剛過于宗惟善用者為衡之權稱物平施錙銖弗偏嗟爾有此藏之于家以桑氏硯改而為筆撟辭琰琬百煉其工剔去魯魚斯文有功彼寸鐵兮人孰無之欲偉其罷緊鈐與鍾寧小為錐勿大為錯凡百君子非由外

鑠



永思軒銘

人之生天地中父之恩與天同生而養送厥終盡以禮猶哀恫矧遠離遭鞠凶一失怙無由從德罔極思何窮生之初本倥侗玉而錯金而礱琢之成皆父功哺不烏乳不䍶黍爾靈慚瀨穹念爾親修爾躬以爾孝移為忠其親顯名亦崇苟不然思奚庸霜雨露動厥衷孰籩豆感必通永爾思如水東于羹墻見儀容庶象賢繼高風

方竹杖銘并序

予性喜方偶得一方竹為杖甚愛之因念古之崇節義尚廉隅者類焉刻銘其端持以自警

猗與竹君易圜為方虛心固節悉如其常其方伊何如玉界尺不砥而平不繩而直曰予老矣賴君扶持義以方外庶克似之

竹素齋銘 為鄧宜之作

天人交數羲畫馬圖文明九丘科斗六經於昭日星漆書汗青姬公宣尼斯文緝熈為世範儀百家之多繼聖

惟軻如江如河竹兮素兮文斯寓兮開牖户兮爾於其中樸斵磨礱德業攸崇苟留其辭舍己弗治雖多奚為余言若兹亶弗爾欺亦以自規

顧學齋銘

溧陽曾明府塾字子嘉前家居之日以顧學名齋今居官扁仍其舊其友常州府同守楊侯徵予文辭不獲命乃為之銘曰

終始典學德脩罔覺旨哉斯言為世矩矱欽惟素王聖

本生知學而不厭惟日孜孜好學如顏為聖之亞天若假年不日而化三千七十步趨後先曰願學者子華之賢卓爾君子志華之志揭諸攸居書紳何異學以明之仕以行之仕學俱優兩輪並馳厥德之脩與日俱積豈惟日積乾乾夕惕願學若茲勳業以來不負所學尚慎旃哉

愛日堂銘 為無錫趙德宏作

先民有言孝有不及人之事親所以為急矧伊大母春

秋七十稱亦耆年為儀里邑晨昏定省扶持出入甘輭而饋輕暖而襲養非徒愛敬事必給慈訓並成蘭薰蕙裛慎言與行如玉之執曜靈西馳悵莫能縶分陰寸晷斯須必追厥德既脩業亦樹之愛日若兹衆善斯集毋畀我言陛階拾級

白賁軒銘

天地之文我象我儀惟文之極澹焉是宜賁之上九白賁無咎苟為不然咎將吾有聖人立言妙理冲漠能近

取譬亦孔之灼如衣美錦其文煌煌維其尚絅闇然而彰以賁而白不賁之賁君子以之咎弗我致嘉爾釋氏侑乃白業殊途同歸意明允愜

永思堂銘

崑山呂克明起家業儒信道篤而事親孝以父母生前奉佛志極堅固有不可移者常承順而悅之及其歿依釋氏荼毘法瘞骨于墓從治命也至居喪則多用古禮縗麻哭踊不酒不肉以終三年之

制視世俗舍禮法而溺乎異端者不同也既而近
佳城擇地搆堂龕木主香燈朝暮歲時烝嘗追遠
之心懇懇切切惟恐後人有弗逮者堂名永思盖
取諸古經永言孝思之意洪武癸亥夏五月克明
徵文故為之銘曰
人之有生曰父曰母劬勞之恩天髙地厚方具慶時綵
衣青春志弗克養徙美八珍一朝云亡無復定省雖欲
愛日捕風繫影嘉爾孝子事死如生葬從治命祭盡

其情日居月諸時則邁矣繼繼承承或怠懈矣經言永思揭諸斯堂非曰能之亦不敢忘晝水滔滔不舍晝夜悠悠我思與水交瀉滔滔流水無古無今我思悠悠與水俱深春秋霜露溪毛洞酌有感斯應來享來格無形而形無聲而聲羹墻見之是為思成烏烏之忱豺獺之意雖子若孫有引弗替

存耕銘

人有寸田産仁與義君子存之罔俾蕪穢詩書耒耜耕

以學力種德樹業如黍如稷我苗芃芃我稼既同仁熟之秋其用不窮彼自棄者厥田弗治耕也鹵莽獲亦如之舍己芸人斯尤可唾勗哉存耕惟日孜孜程工或虧不其餒而

鎦景儀先生畫像贊

山澤之癯頎然而長面有詩紋鬚眉雪霜幅巾藜杖逍遥相羊不可貌者其行之方其心孔臧其音琅琅德哉若人俾也可忘

張伯仁畫像賛

隨俗衣冠容物襟度坦然真率頎然魁梧屢涉危途不失故步嘗即其天之所賦徵諸人之所慕其可謂吾輩俊傑之光而實能達時務者歟抑亦可謂泯星鳳之跡而人欲快覩者歟

月泉道人小像賛

烱烱乎精神蕭蕭乎衣巾涉陵谷之變而久于風塵恐泥途之辱而全其天真玩世濩落隨時屈伸噫是所謂

涅不緇磨不磷託跡為方外隱淪者耶

曹節婦贊有序

按家傳婦吳姓歸曹氏二家皆江陰望族生子曰有實方幼婦秉節十五年嫠居字孤慈而能教遇世變乃携子避兵子被執母即赴水死既而子得脫欲收瘞母屍日夜號哭求諸水濵久之終不能得遂以母所服遺飾之物厝諸棺合葬父塋哀毁骨立鄉人悲之君子謂有實之篤於親非其親教

之有素而能然乎夫以子之早孤母不失教不賢而能之乎然婦之所以能死節者又豈非世族文獻之澤有以致之乎故為之賛曰

楚臯之蘭生有餘芬瑜而不瑕藍田之珍猗與爾嫠比德蘭玉為女為婦儀爾族屬蘭摧玉湛于江之陰跂彼共姜心乎其心

拙逸箴

嗟世之人知謀為賢膠膠擾擾靡日不然不作聰明不

事機巧遡逸若茲庶乎近道身弗行險意無外馳爾逸若茲孰云非宜作偽而拙其拙可羞好遊而逸其逸可憂拙逸之言本乎周子吾其申之以究厥旨巧㓙拙吉巧勞拙逸旨哉斯言宜爾勿失

師箴

堯舜湯文為君而師洙泗設教斯文在茲寥寥漢儒章句云爾濂洛諸公麟角鳳嘴師道之大實難其人曰可為者溫故知新若童子師為亦弗易養正之功實繫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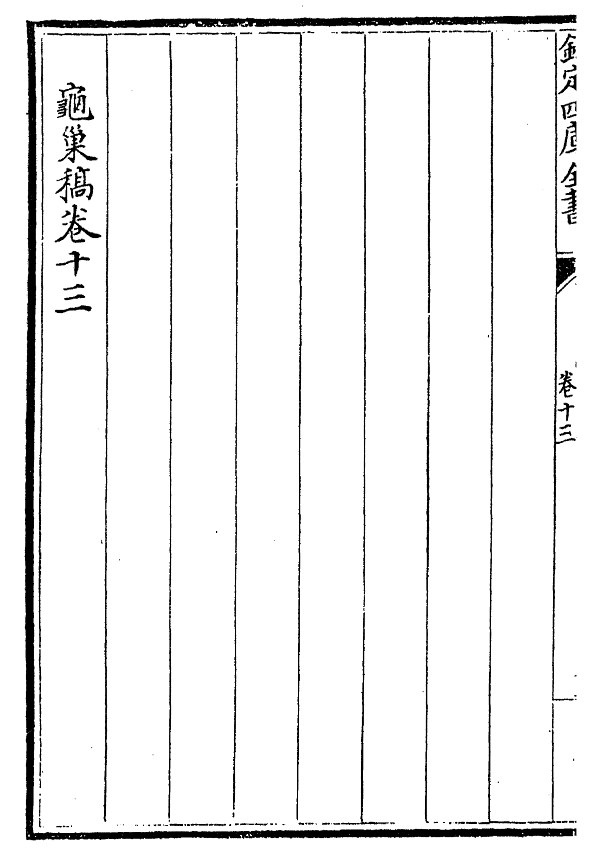
是師乎師乎宜日三省吾為子箴亦以自警

坦率齋箴

嗟今之人以文滅質久矣君子欲矯其失徑情直行是為坦率本之于身作德心逸推之于人言践其實不侑邉幅不任智術不奴其顔不婢其膝其腹無劍口亦無窒終始弗貳表裏惟一坦率若兹亦孔之吉彼異端者蕩無紀律居不衣冠馬牛其𨽻坦率若兹乃有足述吾亦率爾言為爾弼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拙齋箴

維古聖者經綸大經至巧若拙無為而成唐虞之民其俗皡皡不識不知非無大鑿三代以降知巧百出或哲或愚或得或失去古日遠巧日益多卓爾君子拙如之何言抱其朴不事華藻不鼠之黠不兔之狡彼蛛為羅巧于謀食我飲如蟬清風兩腋鳩拙于巢蠶巧于繭巧拙若斯亦可無靦作偽而拙其拙可羞誠拙而逸其心休休戒之謹之真偽兩途十日所視毋失其趨



龜巢稿卷十三

龜巢稿卷十四

元 謝應芳 撰

題跋 傳 説 雜著

題徐松居所書昌黎詩後

僕早歲誦符讀書城南詩嘉韓公教子如此其切意其子必樂有賢父之教而成學及以他書考之符也果登長慶進士第斯亦可謂不負其親矣然而為集賢校理乃有誤改金根之繆噫是豈以擢第之後遂弗究于學

歟今觀松居先生筆韓公之詩以示其子盖先生之心即韓公之心也為之子者得不以親之心為心乎仲野令學優而仕方且以學軒署燕居之所懃懃焉佩服父訓為學不厭夫如是視韓公之子有間矣昔人有言顔何人哉希之則是况希韓乎僕雖老尚刮目以俟時洪武五年二月初吉毘陵謝應芳書

題太乙真人圖

按韓子蒼之詩曰太乙真人蓮葉舟又曰龍眠畫手老

入神此葢題李伯時畫也所謂真人者姓名時代考之列仙傳等書無之不知其果何如人然以蓮為舟偃然高卧風神瀟灑苟非有幻化之術乃能真蜕骨而仙者疇克若是乎是圖摹寫之妙較之龍眠筆法人無間然其必善學而得其傳乎神仙有無姑置勿論夫君子玩物以適情耳當此金草擾攘之餘人方埋頭塵坌欲超然物外之遊而不可得覧是圖者當心融神會與博望之槎琴高之鯉金仙氏之浮杯踏蘆者同適其適不止

論形似而已宗禮求予言俾題其卷首云

書歷代蒙求後

世俗以千字文為啓蒙之書尚矣然使之識字而已餘何益乎是書亦四言為句便于習讀自羲農以來數千載世代盛衰歷數修短粲然可見授蒙童令熟記而知之豈云小補觀者其毋忽焉某年月日𪊨巢老人題

題子昂竹石

昔文敏公初赴京過毘陵止宗人東臯先生家人多求

公翰墨後仕于朝往來霅上時先生數從之遊因得公書畫凡數幅内竹石一紙公題小詩絶類此卷吁公初以書名于時其畫與詩本皆絶妙今此卷備焉有區區未易贊述者特以予家藏舊物皆亡於兵𥇍今又隔一宇宙捧玩再三不勝慨惜

題敬親樓詩卷後

丹徒陳彦芳既葬其親于别墅搆樓以奉先祀扁曰敬親示不忘也夫死者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廟以

妥神墓以藏體廟必于家者神依于人者也今彦芳奉祀別第其有徵于古歟抑其心有得于敬親之實而非矯焉以假其文者歟夫目之所視而思從之登斯樓也丘壟在望松楸蔚乎其前知吾親之藏于兹也與其族之人時而至焉固將羮墻而見之抑是室也吾親之所種樹今則拱焉吾親之所燕遊其遺跡在焉彦芳即是而思其親其有不起孝敬乎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延陵季子曰骨肉歸復于土魂氣則無不之也彦芳之

心其有徵於此因書以歸之

題觀奕圖

世謂觀棋者恒高於當局之士予曰不然顧其人智有優劣亦係乎用心之至與未至耳今觀是圖寫對奕者二人其風度閒雅皆若聊爾于奕坐而旁觀者一人則注目棋局凝然若精思入神或一着可以決勝負而未易語人者熟視其狀殆猶陳平患諸呂燕居深念不見陸生入坐時也吁世之當國者旁求叅佐與之策安危

計成敗亦有用心如觀奕者乎撫卷三嘆用題其末庶覽者或有感焉

楊妃齒痛圖

玉環瓠犀以荔子而痛痛未甚也三郎為環而痛痛則甚矣使移是痛以痛天下羣黎之痛烏有天寶之亂蜀山之狩乎今觀唐棣所圖不痛環之痛而痛三郎之痛抑亦為當時羣黎之痛也噫

題山谷香嚴偈墨跡

宋高宗謂書學廢於五季至本朝蔡襄等方入格律蘇黄米薛各有趨向然則山谷之書為一代名筆豈易得哉

題糜氏家譜

凡為譜牒者往往追稱先世勲業之盛世代遼邈變革不常茫然眛然有未易考者或乃致遥遥華胄之誚君子恥之今觀崑山糜氏子才家譜則不然世祖而下至金紫光禄公為高祖之考然後旁及羣從至於人所不知之地天其報之如此家譜之作盖欲其後人念祖修

德象其賢行其澤非直為觀美也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予亦誦此為他山之石云

跋許氏臺萊集

予嘗以天下福善禍淫驗諸古今其理未嘗不焯焯也若曹彬曹翰皆宋重臣以彬之賢屢世榮顯翰肆貪暴子孫飢寒當時史官特並書之以示勸懲詎不信然今觀宜興簿許侯克敬所示臺萊集譜其族自南唐金紫公居沓迄今垂五百年其間擢巍科登膴仕者代不乏

人非尋常世族之家所能及也其從兄德夫為金紫公十六世孫以舊編所紀詳於名爵畧於行義乃重著而備錄之諸先正之潛德幽光粲然在目然以愚觀之必又有多蓄陰德默契于天者雖子孫有所不知閭里有所不聞國史郡乘有所不能傳載天其相之裕乃後昆所以緜遠盛大至於如此不然何世代屢易許氏之澤愈久而愈不泯耶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愚請為克敬誦之詩為祝規并筆于卷

末而歸之時洪武七年夏五月之吉毘陵謝棊

跋族㽉圖

河南保定趙先生所著族㽉圖其說本於周官叅諸衆論尊卑昭穆粲然有倫使觀之者心生孝悌亦猶觀老泉蘇氏族譜也如是以㽉其親以祛其風水之惑於名教豈小補哉先生諱炳字季明其經學德望為中州時宗至元大德間七聘方起官至翰林承旨學士平居多著述若四書邃註等書皆有功斯文愚恐東南之人有

未知程伯淳者故粗述於圖說之後鋟版而傳之詳見

元史

跋䕫魏公百韻詩後

右䕫魏公百韻詩叙平生出處行事之大節讜言為家

訓也然字字句句皆足為世楷模豈特一家之訓而已

哉若考亭朱夫子西山真文忠公諸大賢咸有賛述區

區後學尚何言歟其竊嘗忝與公之裔孫景瞻父遊屢

豢出是詩警教嘗謂其曰名教有餘樂異端戒多岐只

此二句有終身行之不盡者盖其服膺祖訓力踐正學卓然不為異端邪説之所惑故有是言時某等知所向慕者幸賴私淑而加勉焉於乎瞻父既殁世亦隨變瞻父之子若孫家燬於兵獨珍藏是詩出入戎馬間三十年與身俱存且能奉庭訓不淫老佛亦可謂不負魏公垂訓之意也某重獲覽觀儼如對瞻父晤語敬書此以寓感愴

跋脫時敬叅政手書

字書心畫也人能覩其親之心畫而知其志焉斯可謂
能子矣今觀高郵同守畏吾氏伯堅于兵革之餘得乃
翁脫公大叅所書晝錦堂記如獲重寶愛之敬之不翅
若其親之在目其殆著存不忘者歟愚嘗論歐陽子之
為此記也蓋知韓魏公之志在乎德被生民功施社稷
故以此二語為一篇之要大叅筆其文得非志魏公之
所志乎使伯堅灼見其親之志曰德曰功當知勉其所
以繼之者是則愛敬之心又推之于書字翰墨之外能

子之道必如是而後盡耳昔者辛卯秋公來毘陵適予復忠公墓田築祠立碑公為之大喜嘗以弔祭之文示予而往焉時所書端謹持重視此篇筆意蕭散神氣飄逸有不同者此先見其字學之妙不凝滯于一偏也於乎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況心畫乎想像高風不勝起慕敬書此以告伯堅并抒所懷云

書安撫陳公跋先君小像自贊後

昔者狄節使却梁公畫像世固稱之若先代遺容遺言

如安撫公父子者其後人當視瞻如生存敬恭如侍側勉焉冀企及之雖時有隆汚命有通塞有不克奮勵以纘先緒然所以是是非非不避權勢赴人急難如救頭然是皆起懦疾之藥石也慎毋以狄公藉口而藐睨厥祖如塗人然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軒冕云乎哉閥閱云乎哉今安撫七世孫茂吾壻也出示石刻祖像并覽贊跋起敬起慕因題其後如此云

跋張氏家譜圖

右番禺張氏家譜圖知常州府事中憲公度倣歐蘓族譜爲之由七世祖而下𠂢𣲖延蔓尊卑戚疎瞭焉在目中憲需予言愚於是切有感焉書首九族詩重同姓吾夫子嘗删定二經垂訓萬世其敦本之意至深切矣若夫大小宗之法蓋推廣之後世宗法寖壞世教日衰然天理民彝未嘗泯絶東平九世之張江州百口之陳亦代有之若文正公則能以祖宗之心爲心贍族有田踈遠畢給真可謂不負詩書敦本之意今觀中憲公追念

厥祖留情譜系惓惓如此他日忝大政得厚禄如文正可為之時以是心為之吾知文正公不能専美於昔矣楊子雲曰顔何人哉希之則是愚於是亦云

跋吕仲珪孝思卷

夫為人子者或不幸於養生送死之道有未盡焉處禮之變當從權以事其事豈徒抱終天之戚而已哉今觀崑山吕仲珪氏早歳以父命出贅不能奉甘旨後其親旅殯白下去家五百餘里又不能春秋省掃以寓哀思服

闋數年痛盡如昨與人言輒流涕蓋仲珪以孝有不及情莫能忘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惟所謂權宜用釋氏茶毘之法函骨而歸瘞諸故丘穿而楸梧祠而蘋藻焄蒿悽愴常若見之則其親之死猶不死也若夫繼志述事或出或處樹其業以顯其親則諸士夫頌美孝思之言斯足徵矣

跋凌克禮父子孝感詩文後

昔聖人以子騫父母昆弟之言而稱其孝蓋人之善事

親者必先目之口之于同室之人而後一鄉一國熟聞而著稱極而至于流芳天下後世矣前數年客有過毘陵者說潤卿父子之孝吃吃不離口予來婁江婁之人咸譽之既而盧兖州子長嬰以趙徵士用晦所贈孝感序幷諸賢士夫歌詩若干篇皆本乎其父母昆弟之言予然後知潤卿二子長克仁次克禮能罄家輸粟以贖父罪去之日奮不顧身數千里危難爭先而赴吁昔趙禮兄弟遇暴將爾食之其兄孝曰吾體肥可代吾弟若

克禮事雖不同其亦趙氏之心歟然或者謂是亦常人所能為予故原其心而論之如此豈易得哉今凌氏五世而居重闈色養曰慈曰孝其所以盡其孝道者固不止於是也洪武十六年夏五龜巢老人謝某跋

跋陳寺丞思愛菴疏

右故宋寺丞陳公以思愛菴奉先疏請果上人主之駢儷精切字畫端勁其為人可知寥寥二百餘年為果嗣法者不知凡幾代是菴易名圓通蓋亦有年公之疏文

幸而無恙今性中師弟子知敬重之求士夫題識余於是竊有感焉宋之文獻禮樂盛于漢唐然當時世家如文潞公之有家廟者絶少請寺觀為香火院者滔滔豈禮樂不明淪於習俗以致然乎今性中知其文當知其心知其心則知所以敬其先世者在乎菴仍舊名庶存初意如此則名正言順而奉先之意終于有成寺丞公之死猶無死也豈徒重其文而已哉

跋岳氏族譜

岳氏為常之望族舊矣予早嵗過唐門見其第宅相甲乙者數家且聞竹山蔣先生言宋乾德間岳王弟經略使之孫自九江來居由宋而元子姓蕃衍文物之盛拔萃同里比以陵谷變遷奕葉憔悴柬之懼譜牒散失嗣而緝之猶老泉蘓公之譜其族也老泉之言曰觀吾譜者孝弟之心當油然而生吾知柬之亦以是有望于族人焉或謂昔者狄武襄不後梁公君子韙之是大不然非其後而附之者非也為其後而自外者尤非也故人茍

能以東之之心爲心由孝弟以行吾仁則民吾同胞四海兄弟無往而非仁矣然則族譜之作豈小補哉時洪武十有九年六月既望龜巢老人謝某敬跋

跋經訓啟蒙

右經訓啟蒙北溪陳先生所著也先生經學得考亭夫子之傳卓然爲一代師表病世之訓蒙者所教厖雜蔑養正之功故采摭經傳以三字四字爲句緝成韵語以便習讀其書言孝之大原學之旨要使幼學者誠能熟

讀而縕之於心養其德性既而長施諸事業則舉而措之耳蘭曩避兵東吳得此書三十餘載郡人徐孟容孟曾等見而寳之謂明珠暗投良可惜也是用版刻以廣其傳於乎先生經訓以教羣蒙盖以聖賢之心為心視厖雜之書蘭飽不同俱化之效久當見之凡為父師者可不慎其擇乎子程子曰習與性成聖賢同歸吾於此亦云洪武己巳九月重陽日毘陵老諸生謝應芳拜手敬跋

張孝子傳

張孝子小字阿伴常之無錫人也為兒時父母以歲饑去鄉土流離四方後徙居晉陵之東洲未幾父卒兄亦早世家益貧母查氏僂傴不能任婦事中歲復多病常在床席伴傭力黄氏家仰給之黄氏工染色伴因學焉久而遂精其業主愛之歲益其直伴身無完衣其奉養之具則隨直而豐時得一美味必歸遺母母或分飼之則紿云已食母盡之則喜當暑月每夕炳蒿艾以驅去

室中之蚊拂枕席以安母寢隆冬雨雪鑪不絶薪夜必燠母於懷如此者二十餘年服勤於親殫力於傭未嘗一日廢其事怠其志也母壽六十五以天年終伴慟哭幾絶先數歲預營葬具及斂之日即舁柩歸無錫合葬父塋今墓木已拱春秋携酒肉省掃必邀至鄰里飲食之拳拳焉為保全丘壠之計平居遇飲食適口猶常動風木之悲或哽咽飲泣徹而後已且以親在之日仰食黄氏深德之効力愈謹或者常欲倍其直募之伴不從

嗚呼斯亦可謂義焉耳今鄉人特嘉其孝稱為張孝子云

贊曰以曾騫之賢又親炙聖人得學問之力其孝宜矣若伴之微生長陋俗目汙齒德耳習誶語乃卓然返哺跪乳梟獍之羣使游聖門而學焉安知非曾與騫之徒歟區區受傭於人又能以力報効久而弗忘吁世之朝祿爵而暮亡叛者其人能無愧乎

錢孝女傳

錢孝女者吳郡田家女也父母喜其性婉順納壻與居洪武初兵興歲餘徙家常之三山湖服勤婦工兼力農畝搰搰乎共養其親父卒母老而病踰兩期腹有瘕癖號呼痛楚女甚憂苦每中夜禮佛籲天拜跪懇禱一夕潛以刄刲股紿其母為他肉熟而進之連年之疾即刻而愈既而鄰里以其母無號痛聲故詢知其然衆皆驚嘆女姨母吕氏為吾鄰嘗詰之言其平昔細行多不可及久而益勤至不惜其肢體斯亦可謂篤孝也與論曰

昔鄢人之孝同於錢氏昌黎伯固嘗非之其言蓋本諸經以毁傷為未善也然閭閻匹夫之愚禮教不知一念之誠根於方寸通乎神明而孝感昭著如此豈易得哉豈易得哉於乎使薄俗之不顧養者聞錢氏之風亦寧不泚顙芒背恧其心而知悔悟也歟是歲庚申六月望日

諸葛節婦黄氏傳

黄氏名真淨丹陽縣吕城諸葛用中之妻也父家晉陵

以其女生有淑姿善女工父母鍾愛擇配數年閒用中為兒時過驛亭適南臺監察御史普公見之以其能屬對摛大字甚佳呼為奇童聰慧之聲洋溢四境故黄氏之父以女許嫁之既嫁而翁知其能遂託付家事使其子得專儒業翁殁其夫婦能以翁之心為心服勤如初賓敬之禮弗渝肥家之功益著養子作而愛不姑息凡鄉里之為父為母之賢者咸儀之元末兵興夫婦挈家竄吳下蒿簪卉服蔾藿食飲艱苦十有餘年夫病而亡

哀慟幾絶吐肝膽告之柩前曰未亡人真淨三年服除當星冠羽衣若女道士以終其身有所否者天殛之由是教其子以繼承宗祠無忝厥祖洪武改元於鴻雁安集之初歸葬其夫命其子復舊業什有二三餘皆棄置盖亦知止足之義而無殆辱也數年之間又能撙其餘力助羽流重搆清微觀以祠先世身佩符籙日誦老氏書貞節愈固今春秋七十有二鄉人嘗欲聞諸官乞旌其門婦曰夫死不嫁吾分内事耳卒不許於乎婦有節

義禮教所嘉況能繼述以昌其業以裕其嗣續豈尋常守節者所能及哉予常往來常鎮間聞諸邑人質諸鄉校無間然者故撮其要而書時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之吉

長白山居圖說

客有過余者雨牕焚香相與覽高沙李侯山居圖客謂余曰世謂畫為無聲詩信矣往者李德裕以軒冕之貴疏平泉之遊賦詩憶之是圖之作亦其詩之意歟余曰不

然平泉花石以力致之窮奢極靡蓋溺於玩物者也夫長白山天然勝槩為梁鄒冠冕甘泉巨谷嘉木幽卉蔚有清氣昔范文正公讀書其間虀茹糜食與山俱清卒為一代名臣今侯鍾兹山之英人品卓絶學亦如之至於擢髙科參大政出處繼范公故武山中猨鶴詎云忘情但時方敭歴中外若安石為蒼生而起奚暇復顧東山乎是圖也蓋侯黙寓家居讀書之意以示其子孫抑亦示不忘桑梓之敬耳平泉之思豈其比哉客唯而起

且俾以所荅之語筆之圖左俟侯見而質諸

月泉說

學老氏之學宗乎無為而能無不為者惟其心之清明洞徹不泥於物所謂圓機之士為能然耳吾友闞伯真殆庶幾乎漢天師四十二代孫張公大真人嘗以符籙授伯真伯真宗其道行之於家黄冠鶴氅蕭然出塵然而陰陽醫藥巫卜之術又旁通至於桑海變易涸跡塵土亦未嘗忘其學離其道也真人嘉其能乃大書月泉

二字為伯真號吁名者實之賓也月泉之稱豈苟然而已哉共推千載心秋月照寒水昔吾朱夫子有是言也今真人指其心而喻之所以警伯真者至深切矣是心也誠能皎然如月之明湛然如泉之清無幽不燭有感斯應雖以膠膠擾擾之物紛乎吾前而吾之至清至明者蓋自若也則圓機之士不幾乎和光同塵升老氏之堂而入其室乎伯真勉乎哉

無知生說

夫人與萬物同生兩間而其所以不同者心知之靈耳彼巢而知風穴而知雨鳴而司晨吠而警盜知恩而返哺知機而避去若此者亦未嘗蠢然而已人而無知可以不如物乎吾友趙君執中生而聰明又嘗用力於格致之學行年三十號無知生故聞者不能無疑焉或謂執中以時俗尚智術飾巧詐狡獪萬狀深疾之將欲塗其聰塞其明矯俗之弊以返乎不知不識之天寧為蚩蚩之氓而不辭也予曰不然若是則因噎而廢食矣吾

意執中讀孔氏書尚友千古觀聖門高弟賢如顏子聞一知十方且有若無實若虛終日如愚人然况學者乎故雖多識前言往行而自視歉然猶無所知也然則名為無知實欲求知其所見之大為何如哉予嘗扣之執中執中笑而不荅故筆此觧或人之疑并勵吾執中亦以自勵云

子京字說

父命子名而朋友字之禮也吾友張君伯祥之子名畿

予固知其愛子之心期以遠大字曰子京且為之說曰京畿人海也五城十二樓金門玉堂冠冕佩服館閣之文物羽林之儀仗瓊林大盈之府庫凡如此類皆天下所無有實為魚龍變化之地也故有志之士雖在窮髮必勇其行乘風雲叫閶闔瞻日月之光被雨露之恩然後為無負也今子京年方壯强一日千里弗忘命名取字之意不然則齷齪與蓬藋同腐徒美其名何足尚哉

存耕説為孫允昭州判作

客有過存耕叟於𪛗巢者商畧今古劇談久之客謂予曰叟方膴仕而暇耕乎不耒耜茂畎畝耕可得乎予曰不然善觀人者于其心不于其迹夫以其迹論之叟固嘗主一縣之簿矣嘗為一州之倅矣然方寸之地了無荆榛耕之以禮耨之以義存而遺之子孫故于昔人之言取以自號以示無忘之意耳吁以其遺較諸德公盖亦大同小異歟且天生斯人皆有此亦莫不有耕耨之具焉但往往荒穢弗治怠棄而自失苟存之則其後之

以耕以穫以收其成功乃必然之理何泥其迹為哉客語塞叟起而謝曰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巢翁之謂也請以對客之語貽諸後人目曰存耕說云龜巢翁者毘陵謝芳氏也

景中字説

尼山聖人筆六經以詒萬世中之一言間見特出既而子思子著書以授孟子寥寥千五百年知者蓋鮮至伊洛諸賢發明縕奥昭如日星後之人敢畫蛇而添足乎

然所謂景者景慕以兾及之學者之志也中則人所受于兩間與生俱生無物不具學之道必先知無不明而後行無不當竊嘗以射譬之物理之中猶射之的凡射必先知其的之所在謹乃弓矢正巳而射之斯可言中矣不知其的而射者妄也妄而或中乃偶然耳吾無取焉惟時中君子從容中道無適不然是妙于射者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如此則思過半矣景中勉乎哉不然執中如子莫中庸如胡公不免為天下後世之誚

此又不可不知也

德宏字說

東林趙先生為前代遺賢今其四世孫名廣姿禀之淑善讀書兼明今古法律以勲業自期不狹隘以自局焉故朋友以德宏字之請其說於予予曰人生天地間眇如一粟謂其能與天地參者正以執德之宏心同宇宙萬物皆備於我萬化皆出於兹所謂小無内而大無外也勲名事業蓋亦隨其廣狹小大而成焉若夫方寸之

衷彼疆我界籓籬荆棘雖有所得蓄縮如蝸不免貽笑於大方之家耳然名者實之賓也名浮於實君子耻之夫以子為東林有道之孫貽謀未遠其立志果不小乎執德果不虚乎昔者孔門諸弟不如曾點漆雕開能見大意聖人乃恱之予之使學者誠能有二子之見以宏厥德則宇宙吾心也吾心宇宙也曾何人哉漆何人哉希之則是慎勿謂老生常談而忽諸

寳山字説

余聞浮屠氏之所寳者三曰佛曰法曰僧如金銀珠玉之屬為世所貴雖亦以七寳名之較諸佛法不啻霄壤故瞿曇在祇樹園說法有曰人以七寳厚施而求福者莫若般若一言持之於已敎之於人得福為多由此觀之金玉之寳積如丘山何足貴哉今夫趙居士拱真有志學佛在家出家浮屠師以寳山字之其意若欲使之歆豔而得之是亦意其為善也不然則郿塢積金賈燃臍之禍銅山鼓鑄致餓死之辱凡如此類識者恥之況

欲使人歆豔于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寳惟善以為寳如是而言則語意明白開示以導其進庶可謂善誘人矣居士徵予意予無可言者請以楚書之語語之於浮屠之言或可補其闕云

學古字說

先友丁德齋往嘗以家譜示予曰五世祖為寳佑相國多藏古聖賢書厥後以陵谷變改家用淪落書亦漂散元初大父乃徙居鄉城以慈幼齋醫藥如成都賣卜者

焉他書無復有也仝德齋胥子敎喜讀軒岐靈素之外嗜六經諸史不翅膾炙故老夫以學古字之謂曰古之學以三綱五常為重綱常不舉則無以立身身不立則道不行於妻子況餘人乎然道有小大事有緩急必先其大者急者後其緩者小者毋泥焉古之人巢居穴處無宮室也茹毛飲血未稼穡也凡如此類茍一切是古非今舍此取彼不幾乎迂踈放誕而行怪者乎吁居今之世反古之道烖必及身子思子垂訓後人為世藥石

此又不可不知也學古者宜慎諸

聽其自然說 為黄仲羆作

老友黄仲羆以聽其自然四字揭諸齋居一日載酒過

龜巢需予文予以不知其言出何書意何在莫敢妄為

之說仲羆曰吾意天為自然餘無所知也予於是臆度

而告之曰物本乎天而天宰之者理也夫所謂自然者

如陰陽之消長日月星辰之運行江河之所以流山岳

之所以峙草木鳥獸昆蟲之所以動植變化至如人大

者三綱五常富貴貧賤死生壽夭之類小者如四肢百骸飲食衣服宮室車馬之屬皆本乎自然之天昧者乃欲以人勝天而不聽之若季孫氏以魯大夫僭天子禮樂富於周公秦皇漢武欲長生不死者未嘗不自禍其身也孟子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斯言盡之矣仲罷作而謝以故書此警諸紳示諸人亦庶乎有所警云

無名異

江湖之濱有物焉其大如菽圓如揞黄而黝外强而中

乾似沙非沙也礫非礫也纍纍乎沙礫之中不知者直以為沙石然縣者得之以和桐漆之漬易燥以益堅否則工雖良弗能使之燥也況堅乎故善縣者率用之以其有奇用而無名故以無名異目之而邑有雷氏縣數世其亦老於縣矣每後士大夫家則以是詢之未有得其名者一日語予而悲之予止之曰是奚足悲哉夫君子負有用之材沒世而名不稱者滔滔也況微物乎噫世之用人者其亦有如雷氏之悲者乎

蛇蚓

五月望予艤舟城西見牧豎數輩飲牛于河俄有走而號者曰蛇將嚙人豎皆失色已而聚觀果伏蛇草中咀舌掉尾吐毒氣勃勃可畏羣豎欲殺之擲出礫如雨蛇度不能免乃游於河猶昂首騰踴作嚙人狀旁觀有不勝憤者持短挺涉水擊之應手而斃衆懽譟爲快予既歸明日過白鶴溪上時暴雨潦水盈溢而虹蚓縱横于途途之人殆不能容足先予行者三人老一壯二皆擇

地而蹈不蹂踐以殘其生吾如之回視吾蒼頭亦然予因是切有感焉夫蚓内無筋骨外無鱗介茍欲殺之斯須可累千百今若此城西之蛇欲害人而人害之蚓則無害而人亦弗為之害非有所厚薄也人而蛇者可不悟哉

鷗盟文為熊元修作

鷗杜叟老于元末屢聘不起遂屏跡五湖三泖荒寂之濵魚鳥為伍晚京洛萬人海中鳯有池鶴有軒鷹揚而

鳥集紛紛乎五鳩之屬蹇羽鴛鷺為時羽儀是皆出類離羣弗與吾友而吾亦弗為之友也惟鷗也素服涓潔野性閒雅且夙嘗與叟相親荷風葦月雲濤煙浪凡可以適吾適者莫不與之共之一日舉觴酹元真子天隨子乞靈為鷗社盟主而矢之曰鷗乎鷗乎忘爾機吾亦如之恒游居於斯又曰鷗自蚌持鵬自溟從斯盟或渝者如白水時鼂巢老人亦奉盟歃吳淞之滸而與盟焉乃丹書其辭如右

招隱論

夫連城之璧韞乎荆山明月之珠藏乎滄海茍非識者有以取之則希世珍不能自衒而自鬻也隱逸之士蓋類此耳嘗觀古之隱者如莊周所稱巢父善卷許由樊仲父之流土苴天下雖唐虞聖人之事皆為汙耳此蓋荒唐謬悠之談無足深信請以商周以來經史所載拔其尤而論之伊尹耕有莘之野以成湯所知致幣三聘遂為阿衡不然則終於犁鉏之畎矣傅説隱於商巖以

高宗所慕圖像旁求乃得為良弼不然則終於版築之夫矣周之太公濱海而處坐茅而漁非文王載以後車則鷹揚之功不見武成之日矣漢之四皓茹芝商山其不赴高祖之招而從儲君之游者蓋為炎劉氏基本而出其大功為何如哉若夫淮南王八公之徒大山小山之什其才華文藻不為不盛然未聞為朝廷得人使之康濟斯世斯民之用故君子無所取焉至如光武成中興之業海内之士雲合應響而嚴光倜儻獨能以節高

之或授官而不拜或廷伏而不謁卒歸於江湖荒寂之濱欣然與魚鳥為伍惟其清風峻節砥柱頽波殊有裨於世教也三國六朝而下求其如南陽布衣鞠躬盡瘁以報其主三顧之勤者固少然徵舉遺逸代不乏人但燕石或僞為荊玉魚目或悮為隋珠不免有純盜虛聲之誚者矣今郡府之職歲舉人才是亦古招隱之遺意也惟能知之人而取諸巖穴之間度其才而薦之朝廷之上鉅細精粗各適其用此誠一聖天子恢宏治道之

良法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士也為時而出其必有以古人之所寧文王者以寧今日之天下國家毋徒視終南為捷徑云

東吳野語

許慶一者崑山石浦人也贅同邑許家壻繆氏既而父歿母食貧往繆氏依焉慶一妻不孝於姑天歷三年六月十三日將晡其姑以飢訴鄰人許本空適安亭陸省磧澳魯道在坐且與繆姻戚遂同往勸説之本空以其

釜中所餘飯飼之婦奪而覆諸户外曰寧與犬食本空等方愬罵厥婦婦毀姑不輟且指天誓所毀不妄時片雲起西北俄頃煙霧四塞晝暝如夜霹靂震地里中大駭獨其家無聞焉本空等但見有白氣如練緣竈突下垂三人則恍然若有推出者跌仆在地大雨傾注平地水湧踰半尺屋焚婦震死然隣居相接畧不延燎婦死至夜復甦遠近驚異時婦妊數月或者謂天不忍其腹中之子故爾由是婦方知懼養其姑以壽終令婦年六

十有七當時所震者生女四十一歲矣洪武壬子冬毘陵謝某過許墩許均善家聞其詳如此嗚呼孰謂天為茫茫耶屈東海之婦而旱乾悲齊堂之女而振風炎霜降獄熒惑退舍其響應若此者已多矣豈特斯婦乎然天即理也人不順理是為逆天順則存逆則亡蓋儆乎其不誣也雷震之事予特欲使昧於理者知有所警故筆之

厲鬼辨

往予過無錫適州人出郭迓神赤髪青面吻出兩牙狀
極詭異旗旄鼓吹衛從而舁之予嘗訝而問焉人曰此
唐張廵也且言公死時自謂當作厲鬼故世以公為疫厲
之神而崇奉焉嗟夫是何邪說者附會如此耶桉唐史
公守睢陽如一木支大厦之踣兵盡力竭死不忘君故
發憤曰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擊賊此蓋忠義
激烈之辭豈謂為疫厲之鬼以害天下後世之人哉所
謂厲鬼乃汎言剛厲之鬼若韓文驅厲鬼之厲相似非

疫厲之鬼也誣枉前賢罔惑後世邪說之害一至於此可不辨哉第恨老無能為不能為州人毀除淫祠一洗習俗之陋區區謇言用告來者

重建縣學事實

皇朝草命政教一新設學校置師弟子員以教以養以求其實效非疇昔文具比故官於郡縣者皆以是切切也洪武五年武進縣知縣臨川董某縣丞江陰陳某以縣學敝陋僉議易之既而乃割俸搆講堂三間其軒楹

如堂之數翼以兩齋齋各三楹教官等齋廬庖湢之屬又十餘楹由是師生有講學居息之地矣明年春視夫子廟棟橈柱折惕將壓焉曰殿曰廡曰戟門及欞星門皆徹而新之聖賢肖像重為修飾而邑人具瞻之敬益益崇矣又明年規射圃於學之傍為亭三間闢門道南向深若干步而作外户閽人守之凡廟學計若干楹其崇廣皆比昔有加地皆甃甓繚以周垣樹之嘉木奐輪之美丹碧之輝煥如也其竊惟前元時武進縣初無學

宮所設教諭附郡學廩稍至闕年有司始記者謂病地弗弘蓋茍焉而已今吾令與丞皆儒而官故能以興學為已任前主簿登萊尹某及今簿澤州張某相繼翼贊以底於成非不役也而役之以時故民忘其勞且有樂助其才力者皆賢長貳祗順朝家教學之意而邑人化之又能心長長之心也育才之盛當自兹始真可為斯文賀

辨訛

夫江南淫祠在唐為狄梁公盡毀唐衰禮廢繼以五季之亂妄意徼福謟非其鬼泛然以大號加封紊雜祀典祠廟滋多里巷閭土地有祠蓋肇於此然以民情推之其始也必以農穀之功本乎地土歲時祀享亦近乎報本之意迨夫廟貌之設無可為像遂以鄉之有齒爵者當之既久而世代變革承訛踵繆至有可笑可怪而不可曉者姑以目前之郡城西南三十里曰梅村廟稱三姑其初必曰某姓三孤之官後乃訛為三姑也按周禮

三孤之貴次於三公即後世所謂少師少傅少保是也村旽巫祝之流無知妄作以孤為姑又城之東北有稱十姨者必拾遺之訛稱雨淋者必羽林也夫以十姨為一婦人以雨淋而不室處是則可笑也巳至若三姑乃儼然塑少艾三人治容美飾衆所具瞻且復變九里塘為九女以附會其無根之談蠱惑人心傷風敗俗有不容不辨者改而正諸宜自茲始吁甚矣人之好怪也昔蘇長公之詩有曰舟中賈客莫謾狂小姑前年嫁彭郎

蓋江州有大孤小孤之山澎浪之磯其俗亦訛孤為姑澎浪為彭郎公戲而譏之意甚明白有足以破其惑矣如應芳者雖究明是理灼見其非奈無狄梁公在位之權又無蘇子名世之詩請與鄉之士君子追原俗情遵依法律徹去繆像題其主曰土地三孤之神如此則可以正訛傳息邪說合令朝之令典釋舊俗之羣疑且不失其初報本之意若夫掃滌淫祠行之四方有不在我者不喋喋也芻蕘有詢尚俟他日

釋異

古禮人之初喪所以待三日而後小斂者兾其或再生也今吾于死終日而甦無足異者但沐浴裳衣神識不亂命諸生筆遺囑二千餘言言有倫序視其字之悞者索筆為塗攺之比常人之死固有異焉至若啟殯之日經盛暑兩月不臭不腐面色如生則其異甚矣宜乎立言君子墓誌不書此盖遵用聖人不語恠之遺意雖然吾嘗視晉書盜發尚書令卞公壼之墓壼屍僵且握拳

透亦宋劉忠顯公韐靖康中使金不屈而死之燕人懸其忠蔵諸西岡凡八十日金退方斂葬顏色如生史皆不誣矣又如元鳥生契履武生稷說者謂神人之生異於常人麒麟蛟龍異於犬羊魚鱉夫死者一理也有生者之異於常則死而異者何足恠哉區區所言非諛子也非好辯也公天下之理而論之也前輩有曰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殆謂此意耶噫

請除淫祠文

先王祭法載諸禮經曰法施於民曰以勞定國曰以死勤事曰捍菑禦患者則祭之非此之屬皆淫祠也是故狄梁公盡毀淫祠程子言除淫祠而後民為善蓋淫祠不除則愚民無知將謂福可諂求而得罪可妄祈而免所以為惡者多而為善者鮮矣欽惟聖朝更化之初詔誥多方淫祠有禁革諸神大號之僭稱斷婦人燒香于祠廟釋道菴院不許擅立況淫祠乎此國家洗陋俗之新條息邪說之要務普天率土罔敢不遵切見本府西城

門外有不得姓土男子突然於大驛路傍創立金家神
廟煽惑羣氓燒香不絕若不早為禁止將來為患可勝
言哉如蒙官司覈實當里甲人等果有實跡諭令折毀
庶免無知之民誤陷刑憲如此則梁公忠國之心程子教
民之意一舉而兼得矣區區芼言因國家正大之氣而
應之如豐山之鐘霜降而發聲也僭越之咎必蒙矜恕
賜諸施行公論幸甚風俗幸甚

甕天脞

洪武甲子秋冬之交多雨而早寒兒輩為予作小閤東廡廡周圍紙屏上蒙葦席方廣裁七尺有咫圭竇出入垂之以簾亦織筠而楮之與屏一色如堊壁然瓦盆紫火傍置小榻老夫得坐卧飲食乎其中既安且燠熙熙然而春外間雖層冰積雪鼓之烈風天地六合為一此室以衛護縝密寒氣無罅隙可能入也但一已之樂罔能及人猶醯雞之天局為一甕中耳故名之為熙熙甕天客或笑之曰樂則樂矣何誇歟彼富貴之家雕甍繡闥

熾鳳炭之爐重獸錦之茵暖玉為杯酌以醇醪肉臺盤交進於前肉屏風擁於其後溫柔之鄉其樂如此子之𧴴天能彷彿其萬一乎予曰不然彼樂於人吾樂於天樂於人者肆其欲樂於天者安其分區區野老年將九十目識一丁之外餘無德能爵禄資財皆蔑以致之今若此不惟鄉閭側陋者鮮能同之古之君子若使虜持節者齧氊沙漠佐主中興者渡兵滹沱抗疏而謫官潮陽擒賊而夜入蔡州是皆冒氷雪涉危途急於報國而

不暇顧其身也又若羊角哀之往於楚左伯桃之死於樹樓傾墮指之卒赫連蒸土之衆其為凍苦可勝言哉今予之樂竊比乎醯雞甕中之天非誇也自以為足也言未竟客掩口而去

捄弊

世俗以浮圖治喪以先正斥之蓋欲行古喪禮終事親之孝而厚風俗也比年以來或者吝於財而薄於親者泛然以文公家禮藉口喪禮不行佛事不作視骨肉至

親之死如塗人然棺壙之外餘皆無之不孝不慈傷風敗俗至如俗禮以飲食待執紼之人亦靳而不為親戚非之鄉里譏之有愧乎設無礙齋者多矣嘗觀佛事之作雖非正道亦彷彿古今祭祀之儀燃香點燈猶爵卺庭燎之用也疏文陳白猶祝辭也齋厨供饌猶籩豆簠簋也楮錢楮幣猶玄纁圭璧也葬之日以旛幢代銘旌以鼓鈸導輀車亦皆敬吾親而送之也然則鄉俗之人喪禮既不能行而能為此者亦可以寓孝慈之心表哀

戚之意也嗚呼今薄俗一毛不抜二者俱廢吾恐轉相
倣效習以成風將胥為梟獍之屬是故不得已而言佛
事之用如前所云初非舍正道崇異端而忘古先聖賢
之名教也吾家子孫當先警省知言君子當以情恕洪
武二十年秋七月龜巢老人言

猫捕雀圖評

物之性有微近人性之義者猫捕鼠犬吠盜獬豸觸邪
是也猫舍鼠而捕雀失其性也失其性斯不義矣夫雀

耗倉廪耳比鼠之害什有其一今畫工貌唉雀之猫銛牙利爪吻流饞涎踞坐而猛若虣虎是張其可畏也嗚呼張網已矣埋輪之語世莫得聞故良工用史法遺意以警夫黼衣豸冠之屬微而著隱而顯觀者宜默識焉

讀易齋

秦燔六經貌大易為卜筮書不為埃燼夫豈一經之幸而已哉實千萬億載斯世斯民之幸也是書出羲文周孔四大聖人之手天也地也人也萬物萬事之理也洪

纖高下包括無遺學者當薰沐稽首北面而讀之口誦其文心維其義見聖人於羹墻之間燭妙理於形器之表全體妙用或庶幾焉所謂卜筮之理固在其中特不專於此用耳先正程朱二先生所次至舉而兼得之柰何近代以來去聖遼邈邪説害正假禍福託妖幻以誣著策之靈又有宗九師而異其傳吞三畫以神其術如是自謂探賾索隱者滔滔也至若目之以遣不佳手之而消世慮凡如此類不幾乎侮聖人之言者乎吾友辛彬甫

自早歲讀易如恍㤅蓁猶恐不及而或失之故以讀易名齋需予言者數月予惟大易之義天高海深豈管窺蠡測者敢贅疣乎惟尊之敬之對越前聖如神明父母口誦心維假以歲月將見源頭活水之來涵泳乎先天後天也洪武十七年十月既望毘陵𪚥巢謝某

獨犬文

東家翁以防盜畜獰犬數十平居多噬人翁或縱之其一忽牙口吐舌垂其尾疾行而不停噬視同類則其狀

亦如之翁坐視若無見焉人曰猘犬也宜謹避之里有多膂力者頭髮上立忿曰我人也誅蛟搏虎吾力猶能何避此為適有猘突如其前遂怒踢之躓而不死厥足脛微有所傷不數日吽號而啞人為衆所殺嗚呼犬之猘者固病也翁坐視縱羣惡為物害無筭不仁為甚矣然世之人形獸心害同類而無厭者滔滔也豈特猘犬哉

學書

字書之學訓蒙者率以上大人二十五字先之以為點畫簡而易習也然所云三千七十殆若指孔門弟子而言是則第四字乃聖人名諱理合廻避豈宜呼之以口以凟萬世帝王之師乎其末兩句之乖剌尤甚故某不揣狂瞽嘗易之數與方名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兆曰東西南北上下左右前後以字畫較之亦簡易也待其手熟即焉以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伯阡萬字教之以備公私計筭之用區區管見于兹有年敢

用質諸先覺訂其是非儻不以人廢言或可為他山之石云

書耕習軒後

往予識崑山陳侯其慷慨論前代事高宴曲塘既而陵谷變改各天一方未得與阿戎談也洪武庚午冬學子張文中以陳侯之肖子孟剛耕習軒記見示其文乃汝陽袁先生所作其辭有曰夫耕婦饁帶經鉏犁以漢魏間兒常比之吁昔陳侯以貴富雄一州令其肖一旦舍

紈綺而臺笠緇撮委膏粱而羨藜飯糗熊膽之九不勞於其親牛角之歌不效於前人蓋立志之高能為人所難能者如此衷之言信不誣矣尚奚用畫蛇而添足乎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古人若口良藥也孟剛需予言敢用此為芹曝獻

龜巢稿卷十四